

人与人之间

〔苏〕费·乌戈洛夫 著



新华出版社

УГЛОВ Ф.Г.

ЧЕЛОВЕК СРЕДИ АЮДЕЙ

3-е изд.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2.

根据苏联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三版译出。

人 与 人 之 间

〔苏〕费·乌戈洛夫 著

徐 耀 魁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插图2张 274,000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11,200册

ISBN 7-5011-0244-9/C·2 定价：3.50元

译者的话

读者从本书的名称就可一目了然：这本书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点不错。本书讲的正是在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各种问题：人在家庭、学校、机关、团体以及整个社会上所遇到的各种人物，各种问题，各种关系。本书谈到的问题虽然发生在苏联，但中国读者读过之后肯定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书中讲的事件似乎就发生在你的身边；书中谈到的人物也许就是你的亲朋好友。总之，除了人名、地名不同之外，书中讲到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因此，中国读者对本书中所谈论的一切问题是不会感到陌生的。也正因如此，译者才选择了这本书，把它奉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本书作者费多尔·戈里高利耶维奇·乌戈洛夫教授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外科医生，曾荣获列宁奖金。他以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大量事件，在本书中论述了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剖析了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劣的相互关系，触及了恋爱、婚姻、家庭、

6-24062

子女、疾病、健康等与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作者既歌颂了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尊长爱幼、遵守社会公德、互敬互爱等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严厉地谴责了自私自利、造谣中伤、阿谀奉承、忌贤妒能、伤风败俗、玩弄女性等一系列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作者是一位外科医生，他不是以抽象的哲学概念，也不是以枯燥的说教形式来谈论上述各种问题的。他以人的疾病和健康这一根主线贯穿全书，通过有声有色的描述，通过不同人物的悲惨遭遇，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正象作者所讲的，许多患者的疾病并不是由病菌直接侵入人体后引起的，而往往是由于人际关系处理不当，造成人的精神紧张，心情压抑，从而引起心脏病、高血压等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进而导致家庭不和，夫妻关系破裂，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就是根据这样一条线索，为我们提供了真诚与虚伪、刚直不阿与曲意逢迎、相亲相爱与道德败坏、大公无私与损人利己的一系列对比鲜明的事例与人物形象。当然，作者并不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讲述这些事实的，恰恰相反，作者夹叙夹议，爱憎分明，褒贬适度，对他所歌颂的人和事倾注了无限的爱，对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射出了无情的子弹。

本书在苏联出版后，立刻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引起强烈反响。自1978年至1982年，在这短短的四年中，该书在苏联已出了三版，作者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有关苏联广大读者对本书的评价与反响，请参阅本

书附录《读者来信引起的思索》一文，这里不再赘述。

本书主要是以广大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的，但书中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举凡道德、情操、教育、纪律、恋爱、婚姻、家庭、子女乃至夫妻生活、酗酒、吸烟等各个方面，无不触及。因此，本书老少皆宜，不同层次的读者都会从中受益的。尤其是当我国正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会从中领悟到怎样作一个文明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祖国的真正人的道理。译者是怀着激动的心情翻译此书的，因此，译者也相信，广大的中国读者阅读此书时是不会无动于衷的，是不会只把它当作消遣解闷而读的，而会从中中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受到多方面的启迪。作者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外科医生。他在本书中所举的各种事例，无不与医疗保健有关，因此书中自然也谈到了医德问题，医生、护士同患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译者建议，我国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医学院校的师生，最好能读一读此书。读后你们会有什么想法呢？广大的患者或者经常求医的人，读后又有何感想呢？译者不愿在此妄作推断，还是请读者自己去思考吧！

本书原文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个医生的笔记》。全书共有十一章，每章又分数节。原书各章没有标题，中译本各章的标题为译者所加。除了极个别的段落与主题关系不大而被删去外，其余全文照译。谨在此一并说明。

译者

1987. 12.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一起医疗事件引起的风波.....	(1)
第二章	谎言与诺言.....	(44)
第三章	怎样作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99)
第四章	忌贤妒能者的嘴脸	(153)
第五章	理智万岁	(182)
第六章	吸烟与肺癌	(238)
第七章	饮食与肥胖	(257)
第八章	悲欢离合	(276)
第九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	(295)
第十章	夫妻之间的私生活	(350)
第十一章	爱情与家庭	(396)
	读者来信引起的思索 (伊·德罗兹多夫)	(421)

第一章

一起医疗事件引起的风波

一

《外科学通报》杂志编辑部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因一女病人死亡案件，我被侦讯已达一年半之久。去年1月，她因患坏疽性、穿孔性及结石性胆囊炎而由我为她做了手术。手术中发生了大出血，病人生命垂危……最后她被抢救过来，但一小块纱布意外地遗留在她的腹腔中，——我及我的助手们都没有发现它。

“当年2月底，病人康复而出院，但手术七个半月之后，她突然死亡了。

“解剖时发现，有一个球状的大血栓堵塞了肺动脉，这是致死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在肝脏下方发现一堵塞物（纱布）。没有发现腹膜炎。

“在我市进行了法医鉴定，其结论是：肺动脉血栓为致死之原因，腹内之遗留物对死亡没有影响。而在莫斯科进行

的鉴定结论是：腹内之遗留物乃是造成死亡的原因。

“由于没有犯罪要素，地方侦查机关曾两次停办此案。

“目前，我这一案件正在全苏检察机关审理，我被指控玩忽职守，面临被开除党籍（入党已30年）、被开除公职的危险。请您及您所领导的编辑部能就我的这一案件作出权威性的评论。

“我怀着激动与感激的心情等待您的答复。

加费里教授敬上”

这封信是写给我的（我是杂志的主编）。教授随信还寄来了门诊科学讨论会的一份记录。记录中讲，门诊部负责人及其助手们在仔细研究了病历及死者解剖的材料后确认：病人之死是由于肺动脉血栓所致，遗留物与死亡没有关系。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莫斯科一再执意要求重审此案呢？

我们在编辑部会议上研讨了加费里教授的请求，并给他回信说，如果我们得到主管审理此案的机关的正式请求，我们编辑部作为一个正式机构是可以发表我们的看法的；分析诸如腹腔遗留物这种外科手术所造成的不幸的原因和结果，总是很复杂的，而从法律上做出鉴定则需要对案情进行全面的讨论和仔细的研究。

这封信我是把它发出去了，但心里却是不平静的。一方面，这件事关系到一个专家——说不定也许是个好人的名誉问题；另一方面，关系到那个女患者的生命问题。怎样来看待加费里教授的过错呢？是一次外科手术的不幸？是他的玩

忽职守？……

良心使我久久不安，一直想给教授再写一封信，可我一想动笔，便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我能那位不幸的外科大夫做些什么实实在在的事呢？

令我非常高兴的是，我收到了地方检察机关的一份通知，吸收我参加加费里教授案件的鉴定委员会，并要我马上到出事地点去研究案情。

当我们来到了我国南方的一个共和国的首府、并投入了案情的研究之后，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局面。首先，我力争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加费里教授这个人。原来，这位外科医生在这个共和国是一个很受欢迎、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以一双灵巧的手和一颗善良的心而著称于世。大家都说，他对病人关怀备至，有求必应。人们爱戴他，信赖他，常常请他本人给某某病人做手术。他从未拒绝过任何人。而且，别的教授不愿做的，或者效果不会很好的手术，往往都由他来执刀。

病人及其家属确实确实把这位外科医生奉若神明，以他而自豪，并把他称为本民族的皮罗果夫^①。然而，在他的同事中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怀疑他，嫉妒他，有时还造谣生事，企图诋毁他的声誉。

然而，正如俄罗斯谚语所讲的，“谎言腿短”。所有的诽谤、谗言都迅速地烟消云散了，他那成功的手术，他那人

① 皮罗果夫（1810——1881）——俄国科学家，医生，外科学奠基人之一。——译注

道主义的精神，他那对别人痛苦体贴入微的感情，使他的威望与日俱增。

二

温暖的六月，阳光和煦而不灼人，树木披着绿装，野花吐着芳香，多么想在草地上躺一躺，听一听百鸟的歌唱，摆脱那繁忙的工作，幻想一阵，休息一会儿该有多好啊！哪怕是片刻见不到人间的苦痛、见不到患者及其家属的恳求的目光也好啊。不眠之夜刚刚过去，新的、繁重的手术又在前边等着呢。哪怕是休息一天也好呀。那位教授早就幻想着到郊外去野游了，但总因为有事打扰而未能成行。他对妻子、对孩子已经许诺过多次要到郊外去野游了。

他对妻子和孩子们说：“明天我们郊游去。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支配呢！”

“是啊，早就该去了，”妻子说。“我从来不记得你什么时候郊游过。你这个人也不知道象谁，孩子们很久就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了，他们一直在想着旅游。”

“那好极了！这就是说，我们赢得了休息的权利！今天，你们把东西都收拾好，明天早点儿出发。”

大家预想到明天郊游的快乐，人人喜笑颜开。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明天到哪儿去最好，以及怎样度过那一天。然后大家分头做准备工作：有人到商店去买食品，有人在和面，准备自己烤一些饼干带去。他们睡的很晚，因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打算：怎样度过明天这一天。

清早，全家都已整装待发。加费里教授在摆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做好上路的最后准备工作。

正在这时，在离他们不远的一幢新建的三层楼上，年轻的叶林娜·彼得罗夫娜·扎霍基洛娃正在熨衣服。她不时地将头探出窗外，看看在院子里玩耍的儿子出没出事。孩子的父亲也在下边，但他却无法照料孩子……她把已经凉了的熨斗放在窗台上，然后进厨房了。她听到街上传来一阵喧闹声，跑到窗口探身往下望去。放在窗台上的熨斗一下子滑下去了。也真该倒霉——熨斗正好落在儿子的头上！……头骨被打碎了，孩子失去了知觉，奄奄一息。

急得发疯的父母抱着孩子就往加费里教授的住处跑去。好在他住的并不远。此刻教授刚刚把汽车开出大门。他看了看心急如焚的孩子的父母，又以遗憾和请罪似的神情看着自己的爱人。他当然可以打发遭受不幸的双亲到值班门诊去治疗，但他的舌头并没有向他们讲出这样的话。而且他明白孩子病情的严重性以及手术的困难程度。加费里让不幸的双亲抱着孩子坐到汽车里，小心翼翼地，而不是飞快地把他们送到了门诊部。

一场抢救孩子生命的紧张战斗开始了。首先需要小心翼翼地止住流血，然后要缝合坚硬的脑壳，要把所有的碎骨复原，皮肤伤整治之后，再小心地缝合起来。

光手术就进行了五个小时，然后又花了近一个半月时间日夜看护这个生命垂危的孩子。

医生最终取得了胜利。

两个月后，幸福的双亲把健康的儿子接出院了。他们眼含泪水向大夫表示感谢。这是扎霍基洛夫一家第一次与加费里教授打交道。

转悲为喜的夫妻二人，重又过起了安静的、幸福的生活。

扎霍基洛夫是生产上的一名好手。他同加费里教授一样，也是一个酷爱驾车旅游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菜园和果园。他们自己产的水果常年不断，而且还有一部分可供出售。他们攒了钱，买了一辆“莫斯科人”牌小汽车，每年夏天在国内旅游。刚刚去一个地方旅游归来，秋天就开始计划明年到何处去了。

今年他们已经提前考虑了半年的旅游路线。这回他们决定到西伯利亚去，准备沿着十二月党人①走过的路线前进。

“萨沙，我们到西伯利亚去吧，”叶林娜·彼得罗夫娜说。“去向西伯利亚大地致敬。她接待了俄国优秀的儿女到这里来过艰难的、严峻的生活，深知他们的苦痛。我们的前辈在为争取美好的生活的斗争中牺牲了，我们应该纪念他们。我们要到西伯利亚的大地上去向他们致敬，拜谒一下那些常眠于西伯利亚大地的人们的墓地。”

他们就这样决定了。

① 十二月党人为俄国的贵族革命家，因1825年12月发动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而得名。由于他们脱离人民群众，这次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起义领导人被处死，其余人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丈夫了解下次旅游要遇到的困难，便动手进行准备工作。下班之后，每天晚上他们都要朗诵关于十二月党人生平的书籍，与书中人物患难与共。

“俄罗斯人的精神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啊！他们是多么热爱祖国呀！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能有这样的人吗？”叶林娜·彼得罗夫娜一边擦眼泪，一边说道。

阅读这类书籍更加坚定了夏天到西伯利亚去的决心。

冬天，叶林娜·彼得罗夫娜突然腹部剧痛。起初，夫妻二人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他们知道，她有胆结石的毛病，疼痛发作已不止一次了。不过，每次她服一点儿药，限制一下饮食，疼痛很快也就过去了。

这次，叶林娜·彼得罗夫娜同样那么作了，但病情并没有减轻。疼痛在加剧。她再也忍受不住了。丈夫跑到就近的一个电话亭，叫来了急救车。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大夫。她用手在腹部的几个地方触了触，弄得病人又皱眉，又呻吟。随后她斩钉截铁地说：“您得的是急性胆囊炎，马上要到医院去！这是您到外科的介绍信。”说完大夫就走了。

夫妻二人陷入了沉思。医院……有可能作手术……不过，也许不用去医院也行吧？

丈夫跑到了药房，熟悉的药剂师给他开了些药带回来，然后就上班去了。晚上回来时，看到妻子的病更厉害了。疼痛在加剧，脸已变黄，显得更消瘦。第二天早晨，丈夫向单位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晚到，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妻子送进了医院。

医院这座多层建筑刚刚整修完毕，玻璃窗宽大而明亮。老实说，院内虽还没有收拾得井井有序，但设计得很漂亮。医院有两个水池，附近的孩子们正在那里摸鱼呢。

虽然扎霍基洛夫手里有介绍信，但他不得不让妻子先呆在急诊室里。那里的人很多，都在等着大夫。急救车不时把病人送到医院来。不大的房间变得很拥挤，而病人还在增加。急救车送来的病人主要是外伤。看，两轮车上推过来一个被汽车压伤的男人。他刚刚恢复了知觉，痛苦地看着身边拥挤的人群。一个值班女护士走到病人跟前，对护送病人的卫生员大声喊道：

“你还往哪儿推？我已经打过电话，说我们这儿已满员了！外伤病人已经五个了，而大夫只有一个。他们需要等几个小时才能看上！到其他医院去吧！这里我不收！”

“通知我要到你们医院来，我还能送他到哪个医院去呢！而且病情很严重，他是刚刚才苏醒过来的！”

“我已经说过，再多一个人我也不接收了！你愿怎么办就怎么办，愿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反正我是不会接收的！”

病人睁大了眼睛躺在车上，护士每说一句话，他都痛苦地皱着眉。他很难受，头疼。假如他有力气的话，他会马上起来回家的。然而他没有力气，他只好听着眼前的骂声。叶林娜·彼得罗夫娜也目睹了这一场面。这种对待病人的态度使她更觉痛苦。

这些都是事后叶林娜·彼得罗夫娜的丈夫扎霍基洛夫对我讲的。他是把我当作委员会的委员——“上边派来的代

表”而讲这些的。他双手一摊，不解地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我们这家漂亮的、设备完善的大医院里这样粗暴地对待病人呢？……国家不惜花费金钱，为人民建医院、培养医生，而这些玩忽职守的人不能很好地组织就医，不能很好地接待病人，安抚病人，而病人此时此刻需要的正是这些……”

“请问，大夫又该怎么办呢？”坐在挂号桌后的值班护士辩解说。“病人有三十个，而大夫只有一人。两位外科医生一直在作手术。他又要帮助那两位，又要诊治病人。还没到十二点呢，可是给我们送来的病人已达到一昼夜的定额了。你们看，病人还是不断地来。”

扎霍基洛夫快快地站在那儿，倚着墙，对任何谈话也不搭腔。他在为妻子而难过，他知道她正在受苦，连躺一躺的地方都没有。

他等得不耐烦，拿上病历，把妻子送回了家，但疼痛并没有减退。

夜里，妻子的病情越来越坏。丈夫跑到加费里教授那里，把他叫醒了。

“恳请您看看我那生病的爱人吧！也许，可以留在家里而不用去住院。如果一定要住院的话，请您让她住您的医院吧！”

那一夜加费里教授很难入睡。白天是个艰巨的一天，晚上他又被叫到门诊部去，因为有一个他做过手术的病人病情恶化了。由于为他担心，他很久不能睡觉，又给值班大夫去

了电话。这位夜间的来访者又引起他一时的烦恼。他想：“介绍他们去的那个医院也不错么。这类手术那里的医生做得也很好么。”然而他压抑了内心的不快。加费里一直认为，病人有权选择他能够信赖的外科医生。

我也莫名其妙，为什么一个病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外科医生呢！病人只能根据居住地点在指定的医院那里就医。假如那个医生无知、粗鲁，经常出错，我又不想在那里治病，那该如何呢？为什么我无权到我信赖的医生那里看病呢？我有权选择理发师，因为我头发交给了他；我有权选择裁缝，而不愿叫那个不会做衣服甚至可能损坏我衣料的人去做。可我的身体硬要交给一个被指定的人。我知道，那个外科医生手术做得不好，可被迫将自己的生命交由他主宰。我觉得，这是我们医疗管理上的一个弊端。这种状况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阶段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时我们的医生少，医院也少。可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有，既有医生，又有医院。我们的医疗事业是以头等的现代技术和设备装备起来的。我们医生的治疗技术获得了全世界的称赞。苏联医疗保健的人道主义特点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几乎世界各国人民都知道这一点。如果说在当代，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出现一些我们正在谈论的荒谬的事，那自然是由于某些人的玩忽职守或者是由于负责这项工作的某些人的无能造成的。

我国以前曾公布一项命令：必须有共和国部一级的或者州的卫生部门的介绍信才能到其他城市的某某诊所看病！这

是在我们这个疆域广阔的国度里！……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外州来的没有介绍信的病人，可我的顶头上司却拿出规定给我看：不行！病人讲，他家离区中心有120公里，距州中心有400公里！他开介绍信要走400公里，而且要换两次车。他得的是心脏病，但必须到州里去，因为没有州卫生保健机构的介绍信我们是不能接收的，即使我们有床位也不行。也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当他来到州卫生保健处后，那里的人对他说：在当地治疗吧。

好啦，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那位教授穿好了衣服就到扎霍基洛夫家去了。

病情很严重。他接受了病人丈夫的请求，给他开了一封去门诊部的介绍信。当时他本想打个电话，吩咐做好手术的准备，但夫妻二人恳求用药物治疗。

这位外科医生屈服了，电话里布置了对这位病人的医疗程序。第二天病情恶化了。外科医生再次建议立即做手术。然而，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她的丈夫，都不同意做手术。

三天过去了。病情日益恶化。腹腔出现了灾难性的变化，病人越来越难受，已开始昏迷不醒。

加费里教授警告家属说：“如果你们不立刻同意做手术，那么明天就晚了。”

夫妻二人同意了。

手术中发现，胆囊已发炎，里边充满了胆汁。胆囊已坏死，有一处已穿孔。出现在大夫面前的，是典型的急性腹膜炎的场面。